

论颜之推的历史教育思想

刘景荣

(临沂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, 山东 临沂 276005)

[摘 要] 颜之推在南北朝社会动荡的背景下,以他丰富的生活阅历、渊博的知识和对历史的借鉴意识,以家教的方式对其子孙进行的历史教育:要求子孙终生学习;遍读经史,可修身利行、利世;注重家庭和睦;施而不奢,俭而不吝。他的这些思想具有明显的特点,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,至今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。

[关键词] 颜之推;历史教育;内容;特点

[中图分类号] G40-09

[文献标识码] A

[文章编号] 1004-4434(2005)10-0150-04

颜之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学者。他的重要著作《颜氏家训》是产生于六世纪的一部教育史和学术名著,“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当重要的史书撰述”^{[1](P462)}。颜之推虽不是专门从事教育活动的教育家、史学家,但却运用历史知识反思历史与正视现实,写出了谆谆告诫子孙的《颜氏家训》一书。此书包括序致、教子、兄弟、后娶、治家、风操、慕贤、勉学、文章、名实、涉务、省事、止足、诫兵、养生、归心、书证、音辞、杂艺、终制,共20篇。这部书曾经是当时士族阶层用以教育子孙的一面镜子,特别是被引为家教的规范,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过去诸多学者对《颜氏家训》从家庭教育、心理学、文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,本文试图阐述其历史教育思想,希望进一步丰富研究内容。

颜之推(531—约591),字介,祖籍琅琊临沂(今山东临沂)人。生于梁朝建业(又称江陵,今江苏南京),从小聪明过人,青少年时期便博览群书。19岁时被梁湘东王萧绎任为左常侍,加镇西墨曹参军,开始了仕途生涯。21岁在郢州治所夏口(今湖北武汉)掌管记,时值侯景叛乱,颜之推被俘,押

送建康(今江苏南京)。叛乱被击败后,萧绎称帝,迁都江陵,颜之推被封为散骑侍郎,奏舍人事。奉命检校7万余卷秘阁藏书及公私典籍,得以尽读,开阔了知识面。正当颜之推前程似锦时,江陵政权又被西魏所灭,他被送往西魏都城长安,从此开始了漂泊生涯。他耻于出仕西魏,利用黄河涨水的时机,举家冒险逃奔北齐。在由北齐转归梁朝的途中,被北齐文宣帝高洋留用。此时梁朝已被陈氏所代替,颜之推只好出仕北齐,先出任文林馆,最后官至黄门侍郎。公元557年,北周吞并了北齐,颜之推生平第三次成为俘虏,被遣送到长安。公元581年隋建立后,他又被召为修文殿学士之职,《颜氏家训》就成书于这个时期,直到病逝。颜之推一生经历坎坷,他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,士族地主已由盛转向衰落,为了维护其家族长远利益,炫耀家史和强调家风,颜之推写下了“业以整齐门内,提撕子孙”的《颜氏家训》^{[2](P19)}。

颜之推对子孙进行的历史教育,主要呈现出三种形式:

第一,运用历史知识启迪后代。颜之推在《颜氏家训》的开篇告诫子孙:“夫圣贤之书,教人诚孝,慎言检迹,立身扬名,亦已备矣。”^{[2](P19)}为了让其

[收稿日期] 2005-08-10

[作者简介] 刘景荣(1955—),女,山东临沂人,临沂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教授,研究方向:史学史。

子孙“开心明目”，他这样写道：“未知养亲者，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，怡声下气，不惮劬劳，以致甘腴，惕然惭惧，起而行之也；未知事君者，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，见危授命，不忘诚谏，以利社稷，惻然自念，思欲效之也；素骄奢者，欲其观古人之恭俭节用，卑以自牧，礼为教本，敬者身基，瞿然自失，敛容抑志也；素鄙吝者，欲其观古人之贵义轻财，少私寡欲，忌盈恶满，^{[2] (P160)} 则穷恤匮，赧然悔耻，积而能散也；素暴悍者，欲其观古人之小心黜己，齿弊舌存，含垢藏疾，尊贤容众，^{[2] (P160)} 则然沮丧，若不胜衣也；素怯懦者，欲其观古人之达生委命，强毅正直，立言必信，求福不回，勃然奋厉，不可恐懼也；历兹以往，百行皆然。”^{[2] (P160)} 这一段话从一个重要方面阐述了史学的功用，使那些未知养亲者、未知事君者、素骄奢者、素鄙吝者、素暴悍者……都能从史学中找到依据和参照，阐明了读史、反省、自律相结合的观点，是学习做人和“立身扬名”的有效途径。“立身扬名”虽有封建思想之意，但其精彩之处是通过读史、自省，提高人生修养。

第二，从自身的经历中，总结历史经验，教育后代。颜之推学问渊博，历经坎坷，生活给予他的感悟特别深沉。为了使其子弟增智受益，他这样告诫后代：“父兄不可常依，乡国不可常保，一旦流离，无人庇荫，当自求诸身耳。”^{[2] (P153)} 这里阐明了一个非常简单但又常被当时人们忽略的重要道理：人应该自立，自立须有能力，自立的能力表现在各个方面，因为“人生在世，当会有业：农民则计量耕稼，商贾则讨论货贿，工巧则致精器用，伎艺则沈思法术，武夫则惯习弓马，文士则讲义经书”^{[2] (P141)}。无论做什么，都应该勤奋好学，任何行业都“皆有先达，可为师表”，告诫其子孙“博学求之，无不利于事也”^{[2] (P157)}。他深深地领悟前人对生活经验的总结，“积财千万，不如薄伎在身”，告诫其子弟“伎之易习而可贵者，无过读书也”^{[2] (P153)}，最重要的莫过于“明《六经》之指，涉百家之书，纵不能增益德行，敦厉风俗，犹为一艺，得以自资”^{[2] (P153)}。在他看来，知识是最重要的一技，是谋生的资本。知识能使人左右逢源，有利于个人前途发展。如果不读书学习，就会出现看见别人做事，误认为自己也行，实际上是不懂其中的奥妙。这是他留与后人的重要经验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些经验虽有不妥之处，但他要求后人要有一技之长，学会自立，勤奋好学则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第三，以丰富典型的生活素材警示后人。颜之推不仅运用历史知识和自身经历教育后代，还以大

量的典型的生活素材教育后代，以起到“恶可为戒”的作用。他这样写道：梁朝全盛的时期，贵族子弟大多不学无术，“明经求第，则顾人答策；三九公宴，则假手赋诗”，等到战乱结束后，这些昔日的权贵子弟则落到了“求诸身而无所所得，施之世而无所所用”的境地，有的丧命于沟壑之间，有的“虽百世小人，知读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者，尚为人师”，有的“虽千载冠冕，不晓书记者，莫不耕田养马”^{[2] (P145)}。活生生的历史事实，不同层次人物身份的变化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起到了劝诫的作用。

一

颜之推所撰述的《颜氏家训》在历史教育方面的内容涉及面较广，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：

（一）终生学习的历史教育思想

颜之推为了确保家族的传统和地位，运用自己的学识提出了人生教育的几个重要时期，第一，怀孕期。他强调古代圣王的胎教方法是“怀子三月，出居别宫，目不邪视，耳不妄听，音声滋味，以礼节之”^{[2] (P25)}，这是为孩子后天成长奠定最早的基础。第二，幼儿期。当孩子出生后，能“识人颜色，知人喜怒，便加教诲”^{[2] (P25)}。他还强调要在婴幼儿幼小时期加以训练，为终生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。第三，少儿期。他认为儿童的学习习惯应及早培养，不可放弃这个最佳时期。他说：“人生小幼，精神专利，长成已后，思虑散逸，固须早教，勿失机也。吾七岁时，诵《灵光殿赋》，至于今日，十年一理，犹不遗忘；二十之外，所诵经书，一月废置，便至荒芜矣。”^{[2] (P166)}用自身的体会强调少儿期教育的重要性。第四，少年期。他认为“人在年少，神情未定，所与款狎，熏渍陶染，言笑举动，无心于学，潜移默化，自然似之”^{[2] (P128)}。颜之推认为环境对一个人的品德形成至关重要，特别强调“神情未定”时期“潜移默化”的影响，并强调要注意为其创设一个良好学习环境，这都是教子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。第五，年轻成人时期。人到了成人以后，性情已经稳定，要加倍的给以教诲。强调知识要博、专并重，这样对有志者，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，使之学会了做人，亦能成就大业；否则，就成为平庸的人。第六，鼓励晚学者。颜之推在十分重视儿童早期教育的同时，也强调对失去教育最佳时期的人应“犹当晚学，不可自弃”。老而学者虽不如幼儿学者，但总比不学习的好。颜之推关于终生学习的历史教育思想，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。

（二）遍读经史，可修身利行、利世的历史教育

颜之推注重修身利行、利世,教育子孙后代通过读书学习在自我完善上下功夫。他说:“夫所以读书学问,本欲开心明目,利于行耳。”^{[2] (P160)}学习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明白事理,增长见识,修身利世。并指出“古之学者为己,以补不足也;今之学者为人,但能说之也。古之学者为人,行道以利世也;今之学者为己,修身以求进也”^{[2] (P165)}。古人求学是为提高自身的修养,完善自己,造福于社会。今人求学是为了取得功名,相比之下,后者学习的意义不大。他要求子孙后代要去掉华而不实的浮躁思想,通过学习修身利行、利世。“夫学者犹种树也,春玩其华,秋登其实;讲论文章,春华也;修身利行,秋实也。”^{[2] (P165)}为了勉励子孙勤奋学习,进一步指出“古人勤学,有握锥投斧,照雪聚萤,锄则带经,牧则编简”^{[2] (P189)}者,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。梁世彭城的刘绮,齐的宦官内参田鹏鸾,都是当时勤奋好学、学有所成的代表人物。实际上“爱及农工商贾,斯役奴隶,钓鱼屠肉,饭牛牧羊”^{[2] (P157)},都有杰出之士,都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,广博的学习对自身、对社会都是有益的。

(三)注重家庭和睦的历史教育思想

颜之推深知家庭和睦相处,是其家族兴旺的基础。他对建立和睦家庭提出的基本原则是:“夫风化者,自上而行于下者也,自先而施于后者也。”这就要求做长辈的要以身作则,起到楷模的作用。这是基于“父不慈则子不孝,兄不友则弟不恭,夫不义则妇不顺矣”^{[2] (P53)}而提出的。为了从整体上建立融洽的家庭人际关系,减少家庭成员之间的摩擦,建立和谐的家庭氛围,要求父母做到威严而又有慈,对众多子女不论个性差异都应做到“罕亦能均”^{[2] (P34)}的爱,即一视同仁。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利的。他告诫子孙后代,对子女偏爱会酿成大祸,这方面的教训从古至今太多了。父母的表率、“威严”、“慈爱”、“均爱”对孩子的成长有利,使子女对父母产生敬畏、谨慎的孝顺之心;子女在严、宽有度的环境里健康成长,以产生父慈子孝的良好育人效果。兄弟之间,他认为“兄弟者,分形连气之人也”;“虽有悖乱之人,不能不相爱也”^{[2] (P37)}。说明了兄弟是血脉相连之人,应相亲相爱。而兄弟之妻与兄弟相比,关系比较淡漠,应慎重处理。除此之外,在家庭关系的处理中,还有一个“家之常弊”,是“妇人之性,率宠子婿而虐儿妇”,这样的结果“宠婿,则兄弟之怨生焉;虐妇,则姊妹之馋行焉”^{[2] (P63)}。强调后代应以为诫鉴。颜之推从各方

面谈及家庭的和睦,看起来虽有些狭隘,实则是每一个生活在世上的人都面临的,也是人们时常思考的问题。如果以此为鉴,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。家庭是社会的缩影,家庭的和睦有益于社会的稳定发展。颜之推处理家庭问题的思想,今天仍需要借鉴,并加以发扬。

(四)“施而不奢,俭而不吝”的历史教育思想

古往今来,人们都有对物质财富追逐的欲望,而追逐财富的形式各不相同,教训大小不一。颜之推为了教育后世子孙,引用孔子的话“奢则不孙,俭则固;与其不孙也,宁固”;又云“如有周公之才之美,使骄且吝,其余不足观也已”^{[2] (P54)}。孔子在对“俭”与“奢”的问题上,强调了人应该节俭。他告诫子孙:“然则可俭而不可吝已……今有施则奢,俭则吝;如能施而不奢,俭而不吝,可矣。”^{[2] (P54)}他希望其子孙对需要帮助的人肯施舍,不吝啬;在生活上对自己能节俭,不奢侈;对物质财富“勿非道求之”^{[2] (P317)}。换句话说,让其子孙对财富要取之有道;更深的含义是要求子孙谨守祖训,避灾免祸。为了让其后代子孙真正理解他的良苦用心,他以历史事实教育后代说:“周穆王、秦始皇、汉武帝,富有四海,贵为天子,不知纪极,犹自败累,况士庶乎?”^{[2] (P317)}为此,对后代子孙提出了应坚持的两条原则:一是“仕宦称泰,不过处在中品,前望五十人,后顾五十人,足以免耻辱,无倾危也”^{[2] (P319)},做官到中品就行了。二是“常以二十口家,奴婢盛多,不可出二十人,良田十顷,堂室才蔽风雨,车马仅代杖策,蓄财数万,以拟吉凶急速”。对于家中财富超过这个限度,就应该“以义散之”,如果达不到这个限度,也“勿非道求之”^{[2] (P317)}。颜之推这种淡薄名利的心底深处,是让其后代子孙平安无患,但他所强调的生活中注意节俭、取财有道、仗义散财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,今天仍应该大力提倡。

三

颜之推所撰述的《颜氏家训》,不仅在历史教育内容上相当丰富,而且在历史教育特点方面比较突出,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特点:

(一)多维性

这是指事物的多侧向、多层次。颜之推的历史教育涉及到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史学及琴棋书画等多方面,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又表现为求学、修身、立世、做人等方面。后代子孙以其教诲,认真思考、体验,可从知识、道德、能力、身体、心理等各方面得到

全面发展,这一过程具有多维性特点。

(二)导向性

这是指事物本身的指向性。颜之推进行历史教育,其根本目标是让后世子孙“立身扬名”。为此,他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,为了达到既定目标而进行有意识的筛选,择精而用。观其内容,无处不带有鲜明的导向性。他告诫子孙,做长辈的要事事处处以身作则,以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。父母要威而有慈,对子女教育要分别注意到不同的年龄段,胎教、早期、少年期教育,成人以后读书要立志,修身求进。他告诫后世子孙说:“君子必慎交游焉。”^{[2] (P129)}应该交什么样的朋友,他发挥孔子“无友不如己者”的话说:“颜、闵之徒,何可世得!但优于我,便足贵之。”^{[2] (P129)}此话是说,不能交不如自己的人做朋友。像颜回、闵损这样的人虽然很难遇上,但在交往中只要是优于我的,便可作为朋友。这种思想是有欠缺的,人在交朋友中不仅要交各方面优于自己的人,也要献出爱心影响帮助不如自己的人。欲望和志向是青年人生中常常遇到的问题。他告诫子孙后代:“《礼》云:‘欲不可纵,志不可满。’宇宙可臻其极,情性不知其穷,唯在少欲知足,为立涯限尔。”^{[2] (P316)}要求后代减少欲望,知道知足,对欲望应有限度。他在要求子孙后代限制欲望的同时,提出“志不可满”。他说:“士君子之处世,贵能有益于物耳。”^{[2] (P290)}国家使用的人才,大体有六个方面,即朝廷之臣、文史之臣、军旅之臣、藩屏之臣、使命之臣、兴造之臣。以上几种人才都是勤于学习、品行端正,而又有专长的人所担任。颜之推告诫子孙后代要学有特长,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。因此,家训中的每一故事、事例都带有明显的教育性,颜氏后代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也证实了这一点。

(三)针对性

颜之推对后世子孙的教育是有针对性的训导,这是又一个重要的特点。他为了让子孙后代建立正确的学习观念,针对读书中的不良现象,指出:“见人读数十卷书,便自高大,凌忽长者,轻慢同列;人疾之如仇敌,恶之如鸱枭。如此以学自损,不如无学也。”^{[2] (P165)}读一点书,傲气十足不好,但“空守章句,但诵师言,施之世务,殆无一可”^{[2] (P169)},也是不可取的。在他看来,学以致用才是正确的。

物质财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,取财与支配不当,都会产生不良后果。针对古今历史上重男轻女的陋习,他指出:“世人多不举女,贼行骨肉,岂当如此,而望福于天乎?”^{[2] (P62)}针对社会风气中不讲礼貌的行为,他告诫后世子孙:“昔者,周公一沐三握发,一饭三吐餐,以接白屋之士,一日所见者七十余人。”^{[2] (P126)}这种以礼待客的行为,至今仍是人们学习的榜样。

(四)具体性

颜之推对后世子孙的训告,无论是引经据典,还是其经验之谈,都是由具体事例作为铺垫。他认为:“治家之宽猛,亦犹国焉。”^{[2] (P54)}说明治家与治理国家一样,都要做到适度,并举例说明了治家过严或过于宽厚给人们提供的教训:“梁孝元世,有中书舍人,治家失度,而过严苛,妻妾遂共货刺客,伺醉而杀之”;而过于追求宽厚仁爱的治家则导致“至于饮食饕餮,童仆减损,施惠然诺,妻子节量,狎侮宾客,侵耗乡党,此亦为家之巨蠹矣”^{[2] (P56)}。这两个具体史实,一个过于苛刻,遭人忌恨,被妻妾所害;另一个过于仁厚,致使家庭中出现轻视侮辱宾客现象。看来,严宽相兼,才是较为合适的。颜之推又举例说明了学习与不学习是有天壤之别的,告诫后代子孙首先是眼学,“谈说制文,援引古昔,必须眼学,勿信耳受”^{[2] (P202)}。以道听途说的材料为依据,必然会产生错误。其次是切磋学习。他引用《礼》“独学而无友,则孤陋而寡闻”的古语,强调切磋学习可以相互启发,避免谬误差失。再次是勤学。学习时要学会对每一问题追根求源,要博而精专。古人勤学者很多。勤学可以磨练意志,明确目的。此外,他还告诫子孙“用其言,弃其身,古人所耻。凡有一言一行,取于人者,皆显称之”^{[2] (P132)};甚至连“借人典籍,皆须爱护,先有缺坏,就为补治”^{[2] (P66)}都加以交代,非常详细而又具体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 白寿彝,何兹全.中国通史:第五卷(上)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5.
- [2] 王利器.颜氏家训集解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.

[责任编辑:陈梅云]